唐宋八大家文鈔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五)

張伯行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四　曾文定公文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諸侯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閒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王遵巖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軼宕

茅鹿門曰大旨與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

張孝先曰先王之道萬世無弊不以時君能行不能行而有改也孔孟明先王之道爲當世之法趨時立本理自不易篇中所謂法不必盡同道不可不一眞能得孔孟之旨折倒劉向之說者至指斥縱橫禍害尤能使游士無處躲避蓋戰國之文雄偉巧變惟其中於功利詐謀之習是以與道背馳而不自覺陷溺人心莫有甚焉識得此篇議論方許讀戰國策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與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

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鬼窫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與廢之端。又揜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剟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

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偸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茅鹿門曰。論史家得失處如掌。

張孝先曰。史者是非得失之林。古之良史。取其可法可戒而已。故明道看史不蹉一字。而朱子亦曰。草率不得。誠重之也。後世辭掩其實。雖以司馬遷雋偉拔出之才。猶難言之。況其下者。南豐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謬亂而結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爲執簡操筆者痛下鍼砭。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爲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文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王遵巖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茅鹿門曰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張孝先曰敍世教盛衰處歷有原委及以向之書不能無失要在愼取皆爲名論獨謂揚雄能純於道德則其言過當猶未免劉向之見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盡向之自敍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衞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興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及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

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菖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嚴曰。宋人敍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敍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茅鹿門曰。子固諸序。並各自爲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張孝先曰。古人立言所以能見其大者。蓋由學有原本。故非掇華摛藻之家所能及也。鹿門謂此篇近程朱之旨信然。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閒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敍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

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至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敍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茅鹿門曰此篇精神融液處不如新序戰國策諸篇

張孝先曰劉向欲有爲於世乃至枉己徇物而爲之尚得謂之知道乎彼其於孔孟之學蓋未嘗造其藩而窺其奧者也朱子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仕又曰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卽南豐所云安於行止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之謂也使向數困於讒而益進以學則所成就者豈但爲有志之士不改其操而已哉南豐之評當矣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

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茅鹿門曰子固於建安七子之中獨取徐幹得之而序文亦屬典刑

張孝先曰徐幹生漢魏之時獨能考六藝論著孔孟之旨且於去就顯晦閒饒有大節眞建安七子中尤超然特出者也篇中謂要其歸多合於道因其書求其爲人得表微闡幽之意矣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

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閒，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閒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夫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二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閒，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未粗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藏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

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尙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理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王遵巖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

唐荆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茅鹿門曰曾子固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韓柳歐所及見者

張孝先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南豐謂能合先王之意即因之說謂不必追先王之迹即所損益之說而養民之性防民之欲二語尤爲一篇大關鍵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於此可得其大凡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尙豪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極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甫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爲序。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茅鹿門曰。意見好。

張孝先曰道一也而其說不能一者聖人之道未嘗明也是非取舍不衷於聖人雖有魁奇拔出之才偉麗可喜之文亦何所用乎序子直文集而稱其多當於理卒乃歎其蚤世而學道不就蓋深惜之也

王深甫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辯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衞眞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茅鹿門曰深甫之文不可得而見予按王荊公所爲墓誌銘與其相答書大略賢者也

張孝先曰深甫之爲人不可考而子固稱其立言制行如是之衷於道可不謂賢乎噫篤學之士未得

大用於世。名湮沒而不彰者。豈少哉。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册。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閒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沒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猶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慨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唐荆川曰文一滾說不立閒架。

茅鹿門曰以詩文相感慨。

張孝先曰迅筆疾書在子固集中別是一格。

齊州雜詩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夸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强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游後園。或長軒繞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菱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閒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幷序之使覽者得詳焉。

茅鹿門曰雖小言自中律。

張孝先曰敍次歷落而南豐之政事文學風流儒雅悠然可想。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

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茅鹿門曰。僅百餘言。而搆思措辭。種種入彀。中有簡而文。淡而不厭者。

張孝先曰。一小序耳。而向老生平之學古志道。藉以盡傳。令人可歌可詠。南豐之文之不苟作也如此。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士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敍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

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茅鹿門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張孝先曰與其改節苟容毋寧請一州以去此古人之重名義而輕仕進也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幷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茅鹿門曰子固作文之旨與其所自任處並已概見可謂文之中尺度者也

張孝先曰聖賢之道平易近情而世多目之爲迂闊古今同慨也子固借題自寓且願與有志者擇而取之眞維持世教之文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也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睹其政之缺不過室於歎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唐荆川曰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爲謹密異於南豐諸文

茅鹿門曰才儉少宕特其所見亦有可取

張孝先曰無激無同惟其義固凡爲政者所當知亦君子立朝之軌則歟范文正爲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於屏上比去字無所容介甫行新政方盛氣以待言者程明道以數語折之然則從事如文正立朝如明道無激無同之意矣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夸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焦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粲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烝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陬於治居閩

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茅鹿門曰。立意似淺。然亦本人情而爲之者。錄之以爲厭游南粵者之勸。

張孝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不以遠近大小難易分也。材叔之往柳州。或亦有不屑於其意者。故子固以是告之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五　曾文定公文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强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於望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偸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

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茅鹿門曰不如宜黃記所見之深而其行文亦屬作者之旨

張孝先曰取士之法漢察舉鄉閭宋選用文章愚謂二者實可以並行不悖焉而歸重於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法此立學之不可以已而倡之端自上也篇首以揚雄爲能明先王之道則失之矣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

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

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倡。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茅鹿門曰。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韓歐三蘇所不及處。

張孝先曰。論學制詳備處。有源有委。至言士之所以成材。則在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眞鹿門所謂深於經術者。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

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間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强力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强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爲之載其治行。而因著其爲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茅鹿門曰。覽此文則知爲縣者所甚難。

張孝先曰。作縣誠難。而必枉道以求苟容。天下安得有良吏。則將如何而可。必也體恤民隱。守正循理。以行其志。勿以利害爲念。然後不合以去。於己無愧也。況得失顯晦。自有時命。又非迎合所能爲哉。若擇仕之說。則亦有格於成例者矣。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

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尙德。故幷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唐荆川曰。此篇三段。第一段敍黨錮諸賢及孺子事。第二段比論二事。第三段敍作亭。

茅鹿門曰。推漢之以亡爲存。歸功於孺子輩。論有本末。

張孝先曰。東漢氣節最盛。然黨錮之禍。諸賢亦未免有過舉。朱子云。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彼未仕者亦奚以爲也。孺子誠高於人一等哉。

閬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略。馬蠶貓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在

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常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閭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閭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茅鹿門曰覽前大半篇曾公似薄張侯有不必祀之意其所按經典以相折衷處雖有本領而予之意竊以張侯方其與關壽亭佐昭烈百戰以立帝業於蜀祭法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者也恐須按此言爲正姑錄而存之以見子固自是一家言處

張孝先曰政修人和則年豐歲稔固未盡爲張侯之賜但張侯合享廟祀似不必繁稱遠引謂神之爲理不足信也茅評謂以勞定國則祀之當矣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

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士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擾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淸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軍君某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

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唐荆川曰。此文三段。第一段敍。第二段議論。第三段敍立祠之事。敍事議論處皆以捍賊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迹。此是可法處。

又曰。歐陽公於王彦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曾子固於顏魯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茅鹿門曰。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處。凡四五。而曾公之文。亦足以盡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已。

張孝先曰。子固謂魯公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終始不以死生禍福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自是論人隻眼。而敍捍賊忤奸處。反覆慨歎。尤令人興起。至考公文章未免雜於神僊浮屠之說。此子固之所以惜其學而美其天性也。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

師遠。其地僻絕。慶歷之閒。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游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閒。結茅爲亭。以茂爲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廓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茅鹿門曰。蘊思鑄辭。動中經緯。

張孝先曰。一起便識跼題巔。固非苟作。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義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義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閒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義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也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閒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茅鹿門曰看他小小題而結搆卻遠而正

張孝先曰小中見大得此意者隨處皆可以悟學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敍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厓之閒而東注於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緡於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淩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

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茅鹿門曰文有古者詩人風刺之義

張孝先曰老而致仕進退之節宜爾稱柳侯歸老之樂知止之義所以風有位也

越州趙公救蕃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蕃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踩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慮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洽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蓄記云

茅鹿門曰趙公之教蕃絲理髮櫛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亦絲理髮櫛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其髻總救蕃者熟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閒矣

張孝先曰救蕃能使民徧受其恩如趙公之躬親不懈經畫周詳蓋鮮也其要皆出於豫所稱先事而爲計與夫素得之者可以爲法矣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茅鹿門曰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子固於諸家尤擅所長

張孝先曰不累於物而能應物方非守寂之學其於清心二字大有擴充曾公學有本原於此可見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視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水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茅鹿門曰未盡子固之長然亦有典型處

張孝先曰豐樂亭記歐公之自道其樂也醒心亭記子固能道歐公之樂也然皆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結處尤一往情深

擬峴臺記

尙書司門員外郎普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問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隧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蒺茀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巓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飮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徵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茅鹿門曰此記大略本柳宗元訾家洲歐陽公醉翁亭等記來

張孝先曰景象歷歷如畫而歸宿在民康物阜上下同樂有典有則之文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閱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讌苦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戛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緜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川巔崖莽林狐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游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箑碎細之閒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難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於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宂衣蔬飯芭菜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生平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

以爲學舍記。

王遵巖曰。此亦是先生獨出一體。在韓歐未有。然大意亦自醉翁亭眞州東園二篇體中變出。又自不同也。

張孝先曰。朱子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篇中所云。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追作者。恐未爲見道之言。

南軒記

得鄰之菑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閒。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閒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欿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慮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

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閒盍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茅鹿門曰子固所自爲學具見篇中矣

張孝先曰南豐之學殆所謂博觀衆說以會其通者故能所守簡而所任重讀南軒記而知其過人遠矣

鵝湖院佛殿記

慶歷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謀議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粲粲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茅鹿門曰公爲記佛殿而卻本佛殿之所以獨得劫民與國之財以自侈亦是不肯放倒自家面目處張孝先曰學佛之人不惟不供賦役而且耗國病民偏於記佛殿詳之直爲捐棄人倫者發一深省

思政堂記

尙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卽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淸池遊息之亭徼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幷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張孝先曰王君能修其政而又爲思政堂以勤求民隱則凡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當必有以得之也朱子曰去古既遠而爲吏者賦斂誅求之外飽食而嬉得此可以風矣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於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歷六年觀主道士淩齊輩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輩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輩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己也夫

茅鹿門曰曾公凡爲佛老氏輩題文必爲自家門第

張孝先曰佛老之徒不知大義烏知所謂易禮春秋故驕奢僭妄無所不至此昌黎之所以欲火其書廬其居也南豐此記當是齊輩曉夢裏一聲晨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紝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閒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弈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譸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扑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縣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徒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粢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踔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蘺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丁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茅鹿門曰於雲峯院無涉而意甚奇

張孝先曰文能不窘於題末出脫僧道常處仍不放鬆一筆

萊園院佛殿記

慶歷八年四月撫州萊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萊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卽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閒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朞月而用以足役以旣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上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攘經營攩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旣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閒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茅鹿門曰。此篇無它結搆。只是不爲佛殿所困窘。便是高處。張孝先曰。用力勤。刻意專。不苟成不速效。故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凡事皆然也。而學聖人之道者。反不及佛之學者何歟。彼之盛由此之衰。直是無窮感慨。有志斯道者。當知愧厲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六　曾文定公文

應舉啓

右輩啓伏念輩材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之用矧罹禍釁屢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迹不游於場屋姓名不著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盆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求士類顧私恩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義不自皇勢當强起蓋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爲仕以爲貧亦古人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瓌材琮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謀施之有効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奬士倫助成世教況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羣材竊是羈孤最爲滯拙仰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當雞鶩之贄察其素學采以寸長盡繫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張孝先曰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迹不游場屋可見曾公難進之義

謝杜相公啓

伏念輩志雖策礪性實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爲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値相君失子之

初遠濱高明已難期於省覽況逢哀惻豈能必於薦聞因此復憂懇悃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寧責禮於賤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敍謝其爲私計豈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爲邦國善保寢興

張孝先曰敍情曲折短啓之最佳者

回傅侍講啓

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德粹沖受材閎廓遘盛辰而開迹席膴仕以陞華善政流風已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聳動於朝端果允僉言特膺迅用從容帝幄方演暢於徵言密勿禁林佇裁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騰書辱見獎於舊游遽先流於華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張孝先曰雅令不縟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閑處時所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尚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因著書而自見疏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訶譴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瑕大爲之地憫窮悼屈勤出於衷省枯槁之姿力乖報德激衰殘之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夐遙役魂神而飛去尚當益壯以塞誤知

張孝先曰雖是代人作而子固之身分如見

與劉沆龍圖啓

右輦啓伏念輦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皆當自某旅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勸勉爲懷忘後進之至微假溫顏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奇謂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於獎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獲安實由爲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丘山之恩況此餘庶可均敝族雖遠台坐常注愚心復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非自土石豈不激昂粗知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之期凡麼敝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顧惟私計當議遠游世俗險難豈諳嘗之不熟性靈疏拙實齟齬之可憂未卜趨承更增慕戀

張孝先曰忘後進之至微數語可爲扶進學者之法

謝解啓

伏覩解文首蒙舉選伏念輦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志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慮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排患難艱危流離頓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顧生理之難周迫私衷之可念舉而干祿誠匪素懷仕以爲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黨之空疏皆自單平得蒙收齒追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獎士倫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披飾以律呂之氣而吹噓致此屯窮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

陳謝.

張孝先曰.志慕古人.名聞當世.干祿非素懷.爲貧竊自比.子固立身固超然於應舉之外者.其衷情可想.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啓

右竊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是惟高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强.詞嚴而贍.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羣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體.及親承於聖問.遂絕出於時髦.方喜聞風.遽蒙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集感銘之深.

張孝先曰.博羣書易.引大體難.合二句看.方得對策之宜.非漫爲稱讚者.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英材傑出.玉璞混成.遘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溫雅.第榮科於祕殿.早邁等倫.陞膴仕於本朝.薦騰譽望.較雕龍之麗藻.利架鼇之秘局.果被明縉.式符輿頌.方展騰書之好.遽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撝.退深感戢.

與北京韓侍中啓

右竊啓.伏念竊顧以諸生.守茲劇郡.撫敝封之云始.望仁境以非遙.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欲以緘縢之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弛壞.覺形勞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懇誠.稽於

進達。屬高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必有祺祥。來寧動履。伏以留守司徒太師侍中耆龜四海。杜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彝。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爲進。處上用謙。自避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巖石之望。趣正袞衣之歸。敢冀上爲宗祊善綏寢餱。

二

肇啓。伏念肇習吏非長。得州最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思於追胥。尙恃餘庥。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飾竿牘以未遑。故魂爽雖驚於門闥。而候問不通於幕府。仰緊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早霜。晏陰始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明所依。福祿來萃。恭以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斂嘉謀於一面。鬱郡望者五年。郭令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爲左右。宜冠本朝。華夏蠻貊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伊蕞質。獨注微誠。伏惟上爲宗祊善調寢餱。

張孝先曰。妙在措語質。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肇。伏審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之書。藏之秘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讐。映朝序以甚清。簡士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以明。擢平津於廷中。蔚爲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寖亨。時望攸屬。遂膺給札之召。來賁登瀛之游。侍從邇班。廟堂大任。自茲而往。計日可期。承遠貺於珍函。第仰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啓

右輦啓。伏審入膺典册。首秉鈞衡。凡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爲蓍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弼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纘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憲萬邦。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常之略。方且誼形王室。盡邴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曹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羣能。躋世太和。與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蟲魚皆當蒙惠。聲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輦一去朝行。六更歲序。顧茲舊物。自慚簪屨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其爲忻忭。實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頎啓

右輦伏念講聞譽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實愚冥之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蒙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違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頒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充。懷材間出。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閒燕之宜。自請蕃宣之便。佇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爲廟朝。善綏寰餘。禱頌之至。序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輦天與樸愚。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學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久與游於儒館。仍有列於朝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乏一毫之補。既不能明國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

民與利七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之備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便親之請望故鄉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踰出於假借此蓋伏遇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兼容簪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之大不閒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張孝先曰明國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此四句公之所以自謙者乃其所以自矢者歟讀其文自知之

賀東府啓

右辈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爲蓍蔡行應準繩兼文武之閎材富天人之奧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之時夷夏聳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繇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羣能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爲拯救瘡痍之要以安靜爲休息疲瘵之端絀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鄰絕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邱山功名必永於金石辈早游牆屏幸遇陶鎔齟齬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滯迹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闌以忻以躍

賀蹇周輔授館職啓

右辈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沖富華國之懿文抱

據經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桓榮之稽古果由時望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窺廣內之書竊惟寵數之行茲實要塗之漸佇躋法從敦協僉言輩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符海徼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雋游之末其爲欣慶曷可縷陳

回泉州陳都官啓

右輩啓竊審祇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鎭浮席撫仕以彌優簡清衷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謠恬退之風足用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輩啓伏奉敕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輩才無遠用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乏當官之効屬時泰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夐追於三代非常之旦特起於千齡顧是孤生最爲遠迹雖逢辰之難得獨揣己之無堪故羣材衒鬻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技而衆論駸馳之際何嘗驟預於半辭錙銖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茲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祇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尙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茲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處百粵之東偏浮海之航鼎來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堅城猥出選掄冒應寄屬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覆護之私每借吹噓之力致茲頑鈍與在甄收然而察無他惡之腸方

賴兼容之度。草茆之質。使遂於向陽。裁水之懽。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誓在糜捐。用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輦啓。竊審進秩宮朝。歸榮里閈。伏惟慶慰。恭以致政宮保大資言爲蓍蔡。行應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三朝而遇主。讜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於藩服。引年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閔有官職之勞。躐陞儲案之華。退遂家居之樂。門開祖帳。衆歎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諧於素志。實何愧於昔人。輦密荷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爲忻躍。倍萬等儔。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輦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念輦少雖好學。長乏異能。燭理甚疏。蓋聰明之難強。受材素薄。顧齒髮之已衰。誤竊寵靈。叨麾器使。茲者緣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畿甸以非遙。就庭闈而甚便。夫何蕞質。迺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而輔成世教。以幷容之度。而獎育士倫。致是顓愚。及於推齒。慰倚門之望。已出於埏鎔。謝推轂之言。敢忘於策勵。庶收薄效。仰答誤知。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辈啓。蒙易近藩。獲隣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牋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爲幸會。今者杪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某官言爲蓍蔡。行應準繩。茂勤烈於二朝。聳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公之壽而臧。永膺全福。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敍陳罔既。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辈啓。伏審祇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惟侍講學士敏識兼人。英辟華國。翰林子墨之賦。盛擅雄名。玉杯繁露之篇。多明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主知。特啓書筵。密鄰禁戶。凡將急就之字。已賴發明。廣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選。奚測遠塗。方喜託於餘光。遽先承於華問。曄如鞾藻。實駭於彌文。沛若江河。更欽於善下。其爲感幸。曷罄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辈啓。伏念辈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牆而既遠。通書問以無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遙台席。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修牋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爲幸會。屬安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判府相公言爲蓍蔡。行應準繩。茂勞烈於三朝。聳儀刑於四海。韓侯之僊革金厄。暫殿方維。周公之衮衣繡裳。佇還鈞軸。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敍陳罔既。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輩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泰筮以諏辰命館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爲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盛時紹韋平之慶閥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圄之勤使易鄉邦之便鋒革金厄已嚴入覲之裝袞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册首秉鈞衡輩處世多奇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屨之微引脰永懷已動埽門之喜更冀上爲宗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輩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爲明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諏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興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體要討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號積年之希闊所以訓齊羣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宣明於上意矧參獻納尤慎選掄如輩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恐隳於先緒頗能昧於經言有顓愚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博爲人之學分甘棄捐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眞主獨賜誤知取於寘與之中假之踰涯之寵俾專史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訓詞豈謏能之可稱況策名於近要預責實於論思揣己以慚褻官可畏何緣致此固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翼亮天功彌綸庶務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材誼在承君故旁招於衆俊致茲頑鈍獲備甄收惟殫許國之誠彌堅素志庶達知人之遇不在他門

張孝先曰先頌君恩後申私意固立言之體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祇奉詔恩總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躬高明之德席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吾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爲治行之尤異果膺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握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俗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爲端於此輩獲分郡寄得與公庶幸喜之深敍陳罔既

太平州回轉運

右輩伏念輩夙惟孤質最荷誤知屬仗節以來思得通名而覲止辱爲殊禮尤出過恩委曲拘循丁寧顧訪軫艱難於即路則許之假寵於舟艎憫匱乏於騰裝則期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豈勝指數去違再宿懷嚮兼年伏惟通久禱於萬靈享洪休於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閎廓經德粹沖布盛府之詔條樹外臺之風蹟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遠用伏惟順遵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輩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徯仰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祿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德紹家聲材周世用雋望傾乎天下壯猷藹於朝端建使者之節旄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蕃長貨財拊勞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竚膺詔召以協輿言伏惟上爲朝廷善綏寖錬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辈伏審祇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愜伏以提刑屯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溫文章爲國之光華治行迺時之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藹然時名籍甚官用視年之豐耗已實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竚清獄繫使仁聲之既洽則謠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升法從在於公議實允輿情辈於此備官云初託庇喜趨風之甚邇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時調護其爲禱頌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祇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材閎遠植性粹冲風猷爲世之表儀治行迺時之軌則果用祥刑之最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城惠術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盈虛於歲計內足邦儲方且知緩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以猶稽實輿誠之所繫辈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於餘光但忻愉於懋思屬祁寒之在序諒福履之保和敢冀上爲朝廷善調輿寢禱頌之至敍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辈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閎廓含德粹純壯京國之大猷儕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茂集休祺典册袞衣竚履三公之位旂常鼎鼐當傳萬世之功辈祇服官箴遠違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彌深禱頌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竊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係望，簡三后之眷懷。德爲民彝，故稱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爲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典冊，復登翊於嚴廊。竊限守印章，阻趨牆扆，仰望威重，不任禱頌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狀

右竊竊審祇被明綸，進陞寵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高衢，踐機衡之要地。方兼榮於祕殿，用均逸於佾簫。屬時靖嘉，維上豫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學於甘罃。洊陞宗伯之聯，居貳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絕當時；固元勳盛德之殊，豈稽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末繇，依歸滋劇。

襄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竊僻守陋邦，遠違嚴扆。永言嚮慕，但傾茅塞之心；自便退藏，莫馳竿牘之問。敢期賜教，出自過思。形意愛之拊循，枉題評之奬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毫，遂借千鈞之重。祕藏巾衍，銘鏤肺肝。惟偃息於便藩，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徒侍中行應準繩，言爲著蔡。肩一心之忠誼，弼三后之謀謨。安社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絃。方且辭鈞軸於廟堂，擁旌幢於鄉國。然而人詠方叔，克壯元老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贊書之拜，佇諧華袞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辈啓伏念辈久茲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爲京師之書以此亦疏左右之問分當棄置理絕收憐豈期尙記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柏之堅兼庶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闌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畏日御纏伏惟襄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覬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指陳難旣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辈伏念自違牆扉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捐於人事雖嚮往之意不暫弭忘而參動之勤至於曠絕敢謂曲敦雅舊尙記庸虛賜勞問於華牋致慇勤於親筆文如黼藻加一字以爲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以慙且感欲報奚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扉翰始敢瀝茅心之至懇具竿牘之常儀少贖曠疏覬蒙開察蓋天時之迭運屬春令之方行伏惟開閤之初優藩甚樂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鎭撫名城暫屈承流之寄旋歸宰路竚膺圖舊之求更惟上爲宗祊善調寢餙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辈啓伏念辈仰高所至馳思爲深戀勢之殊屬書以進枉遇恩之特厚流華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勤甚雖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材資而安稱其爲佩服曷罄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伏惟遵道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

志存及物出高明之慶族接熙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簿書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窟穴之幽深舉皆受賜足以救一時之敝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及伏惟遵時之順養氣以恬庶允輿人之情不違拙者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辱比者祗命守邦涓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庇冒之餘竊辱才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册府徒竊食於縈朝茲假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爲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斂時利澤播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依尚阻參承但深欣忭

福州回曾侍中狀

右辱伏念自遠門闕薦更時序顧茲鄙拙利在退藏雖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記候問之禮敢期眷與特賜誨存獲承黼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爲感激但切銘藏屬凝沍之在辰惟燕閒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素推人傑爰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曼衍以窮年坐優游而進道矧臧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於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壯猷陰裨至治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不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辱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諧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便慙無善政可稱厚恩豈謂某人特枉緘封曲垂

獎錄言爲黼藻飾陋質以爲榮操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爲感愧曷盡指陳惟溽暑之方隆諒燕居之多適更祈保攝用佇遷陞

東府賀冬狀

右輦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爲生民之蓍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工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攸敍彝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輦方祇官次阻詣門闕

西府賀冬狀

右輦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爲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秉國之均佇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輦限此守邦未緣爲壽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

右輦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顧慙孤陋曷稱選掄伏念輦齒髮蚤衰材質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州寖沈迷於簿領詎期皓首獲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粲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洪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鄙鈍可盡形容懼莫副於簡求方內懷於兢愧敢意眷思之厚特迂慶問之勤矧奬飭之踰涯俾寅緣而借重其爲感幸難既敷陳

張孝先曰南豐久徙外州淡於進取及是加史館修撰專典國史時蓋已老矣故其言特悽惋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羣臣啓叨奉制恩進登詞掖誤蒙任屬私積兢慙羣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爲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眞主獨賜重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甫專史筆遂掌訓辭惟清切之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驚冒處良用憮顏未遑削牘之勤遽辱騰書之貺其爲感佩曷罄敷陳

張孝先曰學非爲人心堅好古此南豐一生立脚處文之傳世而行遠豈偶然哉